

類編增廣類濱文集

六十一卷八十三

内閣文庫			
一五五函	三四六三	漢書類	
一架	一五三冊		

内閣文庫			
三三三函	三四六三	漢書類	
二二三架	一五三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63	
冊數	15 (7)		
函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類編增廣類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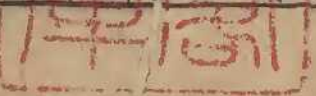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古賦

巫山賦



過龍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差我雲孤興其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出欽
 峯而直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其三不知蹊
 隧無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鸝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紛其若江
 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橈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
 絜清而无沙亭兮孤峯其下藪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
 斂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况然而有所懷儼哉其有禮兮盛服我
 冀而无譁臨方仞之絕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襄之放意肆志兮
 汧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
 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
 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為神湛洋其无心兮豈其猶有懷乎出之人朝雲
 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变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為鳥而騰去忽然而
 為人兮佩玉鏘以琅兮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如平高唐彼蛟龍之多智



方尚不可執以冒享高丘深其蒼々兮悅誰識其有无

居賦

卜居賦

昔余先君以布衣官李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余年將五十與兄子瞻皆仕於朝哀橐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余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迂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餬口於是既而自筠迂雷自雷迂循九七年而歸潁川之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為婦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郊山矣余年七十有二異日當追躡前約然則潁川亦非余居也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琅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誰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余廢棄父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

淪散然則卜居之地唯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願有諸望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潁川築室耕田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閣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并捫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足唯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五父東從五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黃樓賦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亥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蕘空室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无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濫也汗漫千餘里漂芦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无所得食攜

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糧以濟之得脫者
无数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无害
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
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
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
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与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决
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
民為魚鱉郡縣无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无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唯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
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壩之摧敗吕梁齟齬橫絕乎其
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回狀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堽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收分閭閻之
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
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与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属飲酣

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
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与子馮茲樓而四顧瞻天宇之宏大綠青山
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猶畫阡陌之縱橫分
園芦之向背放田魚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霽對山川開
闔倉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与水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
舟楫紛披魚鱉顛沛人所嬉壺朋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鬼戟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
洲接浦下与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缺傷心極目麥孰禾秀離離滿隰飛鴻
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淡々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漫漫古汴今焉匯為濤
波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估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尽導
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窠而直上委餘彩於沙
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躰寒而戰栗息洵々於群動聽山流之蕩滯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古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
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
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以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无餘矣故吾嘗以丁弔古人之既逝閉河决於疇昔矢
变化之无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就醉河傾月墮携
扶而出

超然臺賦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
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
大旱之餘孽驅除蝗蝗逐捕盜賊廩郵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
安頽居處隱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与其僚
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
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
臺則尽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聳然尽力
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耶
老子曰雖有榮觀燕处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生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臨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粲辭幸氣翳之收靈兮
逮朋友之燕間舒堦樹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於玉笋兮清醪

繫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击激越而眇縣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
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弃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袵而飛翮
極千里於一瞬兮寄无尽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漫漫喬木
蔚其纂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
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蹙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楫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
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己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
驚悼而沈瀾誠達觀之无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頽遊宦之迫隘兮常勤
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前雖晝日其猶未足兮竢明月
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躡躡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
能散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耶

屈原廟賦

凄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以宥有廟兮
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酒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淚鼓桂楫兮
蘭為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兮兮舜之丘舜之壩兮
綠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翠玉以為輪兮斷冰以為之輈伯翳俯以

馭馬兮臯陶為子參乘慘然改學之強死兮泣然涕下而不禁道子以登夫重丘兮紛古又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為子而彭越古固有是兮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子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禽彼其所死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子抱閔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殞而不救兮夫余舍是安去子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子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誹參默子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為處子惟樂夫揖讓兮垣平夷而无憂朝而從之遊兮願子使子昌言兮出而无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子此歡忽及願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缸硯賦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為硯極美蜀人往之得之以為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為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甬而大膺林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為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腩長

頸而巨口鋪槽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廣密理解偶与物鬪骨漏內馮奔於路隅互礫所笑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以鼎彝尊前不辭斧斲竟見剖一為我形沃我以水汗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既博物能識己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奔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奔也既奔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子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如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垣腹而受汗模糊弥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汗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粹拔諸楮之爛糜殺身自盡求効於此吐詞如雲傳示方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奔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圖畫

墨竹賦

与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勁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絜而疎直姿婬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

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惟造化而能待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明耶
墻堵振西繒綃頌更而成鬱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痺高竊造物之潛思
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邪与可听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也
放乎竹矣始子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无槩乎予心朝
与竹乎為游暮与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变也多矣
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
自持凄兮欲摘蟬鳴噪人響寂麻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筍含籜
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于千億至若聚薄之餘斤
斧所施山石犖嶙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
壯身以病而增奇悽風號怒于隙穴飛雪凝洑于陂池悲衆木之无賴雖
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无可怜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
人人之所為此則竹之所以為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
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与帝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林森然雖天造之无
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取之輪扁斲
輪者也而讀書者与之万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尔况夫夫子之託

於斯竹也而子以為有道者則非耶与可曰唯唯

生日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之示
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寶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為之媒
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迷少壯一往齒搖髮脫
矢足墮隊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方法尽空何有得失色吉橫鷲
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尔誰賊收眎内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
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涂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骸嶮然孤峯
秀出岩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鉢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
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蕙弃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調我
寧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声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斤
妄真雖二本寶向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尔耳來入其室妄中有真
非二非一无明所壓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
我初无心不求不索虚心而已何廢寶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母令東坡

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秘旨仙釋永與東坡俱證道術

養養

服茯苓賦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授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暮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与草木之藥皆不致長生古神仙真久皆服金丹以為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煑之則亂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汨没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柏為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為茯苓伏苓又千歲則為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守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論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為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惟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閱寒暑以同化委棄壤而蕪朽茲固百草之微細与眾木之凡陋雖復效骨華於刀几於汗曰解急難於俄傾破竒邪於邂逅然既受淺薄与時变迁朝菌无日

蟪蛄无年苟自救之不暇矧它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公未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搗石於峯崖之巔願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雷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龜鼈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潔白而純密上灌莽芥之不犯下蝼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為琥珀受雨露以弥堅与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却五味与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為一息顏如处子綠髮乃自神止氣定浮游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无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登真輿寺樓賦

季夏六月子瞻与張戸曹瑞同遊真輿寺晚筭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數十數杳々飛去東南望五丈原々上有白雲如覆

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与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溯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遽々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時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

築業我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々若
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在章駢交首以靡顛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
於山陰兮天黝々而茫々淡正雲之凝碧兮白路鳥歸以翔翔羽裊々其弥
遠兮声斷絕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群歸於何
所兮徂南澗之決々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
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塊軋其不起兮若履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
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
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
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无原其志亮覽川原而思古兮况亡之
遺載

類編增廣類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一

類編增廣類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二

古史帝紀論

三皇

孔子刪詩及書起於堯舜稷契之際以為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詳矣至
司馬遷紀五帝首黃帝遺穰農而黜少昊以為帝王皆出於黃帝蓋
紀其世非紀其事也故余因之然黃帝本神農之後少典之子神農豈
非五帝世耶蓋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禮
六樂無少昊之樂易叙古帝王亦不道也遷由是黜而不紀後世多以
遷為非者於是作三皇本紀復紀少昊於五帝首

舜堯見卷末

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
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於位曲職數十年功用既顯然後授政示天
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
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不以

為怨余考之於書孟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丞丞又不格敷益之稱舜曰叡叡夔夔栗栗敷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以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叢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茲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辟堯子於陶河之南舜崩禹辟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辟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欤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

夏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

世以為禹無聖人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二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

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異於衆人也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也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鼓冒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蓋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始高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

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蓋與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願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父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未和易可以為父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筆意簡整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

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魯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必有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衰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又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與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下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周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燔燬土錫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邊豆列其尊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躡魄陰於地魂氣升於天况忽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

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舛薦恐父祖之不吉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飲
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叮嚀反復以為
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九世之所謂文者皆
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
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
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陵弱眾
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敝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
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
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
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
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
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秦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
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

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恒三晉之亂天
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
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欤秦起於西陲與我
狄雜居大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
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
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足為霜然後堅成可
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
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扭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
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其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
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
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執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
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莫
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
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
行仁義禮下賢者用上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

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况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眾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脩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其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勝敵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秦始皇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六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

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棊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大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人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

刑罰黜著法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堯 舊序在三皇下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子嘗論之水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弃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故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一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三
古史世家論

吳太伯

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是謂之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入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子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効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吳欲以乘陵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伯故句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為國豈誣也哉

齊太公

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誦無異夫陳平賈誦之

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為之而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死不旋踵適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士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朝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脩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喻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矣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魯周公

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里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

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當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偏未能收民而舉立政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弃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生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邢人以栢周人以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文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遂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

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燕乃召公

燕乃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三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三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云何哉夫起於辟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兵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主亦何救秦之滅燕而况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曹叔 蔡叔見六十卷末

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一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魯齊楚之

力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玉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哉

祀 陳見六十五卷末

祀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邠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疆桑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戌獻之禮六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郊子郊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衛康叔

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急壽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厲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

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祔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郚郚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郚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聩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發輒而立郚邪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聩耳蒯聩得罪於父死不養死不喪然於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宋微子

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至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

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為者至矣必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慚於人夫是以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况以庸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盃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晉唐叔

晉文公辟麗姬之難處狄子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而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不再劫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王盟出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

一與楚戰卒以敵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變亂晉以欲以戰勝楚惟知楚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敵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穀而瑩將為林父如瑩可謂知兵矣

楚

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校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為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為幸而不知天網之不矢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三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弃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伯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鄭

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為賢然其為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采焉叔段之乱諸大夫皆欲早為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立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不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其兵交中原射王中有嗚呼其忤心發於中空可得蓋如此鄭自莊公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為政不知所出惟其求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侯以禦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執漸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為政必慎禮不於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哉

越

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土以畀楚宋曾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

王無疆無盪問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身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敝訖於無成至那浩硬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勉強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趙

趙於戰國強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身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有救趙三災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敗禍不亡亡國也

魏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非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以侵暴鄰國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韓

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發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大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且有後子以為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蓋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石稷播種百穀以

濟亂謹其報固當然哉

田氏

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筭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眾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之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潛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煥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與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襄王用秦間以發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玆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齧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况秦乘其斃乎

類編類讀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三

類編增廣類讀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四

古史列傳論

伯夷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殺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亳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晏平仲管仲附六十五卷末

管子以桓公伯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却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

權利事武后立於群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游東都以為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宗比管仲環比晏子或庶幾焉

柳下惠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水炭之異而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陷於狷柳下惠必陷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雖其出處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為同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久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賢於當世之君子至於當

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墻耳非以為堯舜等比也故其敘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為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叙書皆不以為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

曹子臧吳季札

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為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而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弃而不顧而况於爭乎子高二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及國而致事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不死背其心葬子臧博不以恩累其志引

兵遊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晉范文子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知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文子子遺文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與

晉叔向

樂王射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弃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之多歎矣同盟有東申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處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乎殆哉彼不幸而老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鄭子產

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廩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為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之以為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其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去爾

孔子

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誤視弃孔子如脫弊屣徒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

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磐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閒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顏回

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亦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諱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解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

子之辨也

舟雍

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及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忽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公之所許也

宰予

大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第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

李斯言恒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因弑簡公又

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雍節母起鴉夷子彼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齊節以起卒我之卒以攻之遂成率我信然此誠則率我乃田成子之仇為齊文田恒者非田作亂矣要之由關止信也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率子皆不足信也

子貢

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觀春秋左氏傳云子貢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詡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氏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辨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類編穎濱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下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古史列傳論

冉有季路

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子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召獲莊夫

卜商

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

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曾參

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

然子思以授子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

曾點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歟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樊遲

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

苟至於君子未有無取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

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取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况太史公乎

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同異

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老子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之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哭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比其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禮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子嘗為之辭其說如此

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列子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僊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為我其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為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皆不可弃而并錄之過矣

莊子

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子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子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異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子嘗疑漁父盜跖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處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韓非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探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其害見於人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以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况非之所以說秦者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非之歟

孟子

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彊以此游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

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
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
苟為大而巳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
國之後更始皇項藉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
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鋒起光武復
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
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
胡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
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
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
以神武誅鉅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
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
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
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
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蔡叔

舊序在召公下

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
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
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
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
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
足以知之

陳

舊序在曹叔下

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為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
子產曰子為國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於晉楚
之間敬而不懼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
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姐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
亡乎偪而无礼鄭先衛亡偪而无法作位賦轉刑書皆發夫无礼則不
能自立无以止大國之暴无法則不能守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
必什民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為亡之先後也

管夷吾舊序在伯夷下

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為子路曾子之所不為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為其國者至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德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也必粗夫子路自其誠身而為之矣而其功未足以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玷子路之所不為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自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以不與也

類編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五

類編增廣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六

古史列傳論

荀卿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為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為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伍員

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

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貞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孫吳

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為將使龍臣莊賈監軍穰苴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為之用命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九年北燕伯欵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欵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欵于陽是歲公朝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盟諸侯于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鹹盟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晉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晉王之臣嘗為晉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事既不信故刪去穰苴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戰國雜說其妄者非一今皆正之矣然曹沫之劫齊桓侯也蓋不能過曹仲連說燕將稱曹沫之盟其相之却燕晉游談著書者時以藉口史記李克稱吳起同馬穰苴之說久矣故時見於篇今亦不能盡正也

種蠹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頌之於隨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弃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葉公

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之間

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矣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商君

解牛之技取於屠狗禦人之盜取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木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斂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殺者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蘇秦

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與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口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

戰國之為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失於子

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羣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晉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樗里子

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強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穰侯

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昭以偏遷再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怨百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白起

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說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又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印嗚呼循道而不阿自立而難之歟

王翦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諒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

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
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
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
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
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焉
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
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
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
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
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多耳

類編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六十六

類編增廣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八

古史列傳論

孟嘗君

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
之要之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
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
予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
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
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
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
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平原君

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
燕有廢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
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

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非強秦難矣哉

魏無忌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

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繫於中乎

范雎蔡澤

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遂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勇絕之獨不愧穎考叔茅焦平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子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相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樂毅

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欤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廢頗拒王齧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

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
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相如頗牧

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
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
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舍
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田單

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
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
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
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屈原

漢賈誼為長沙傳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白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
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

誼教之以孔子孟子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
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
之邦惜乎屈原廢直而不知道殆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
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
其志也哉

虞卿

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
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
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
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
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口而寵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
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陵髡術而從衡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
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

以來一人而已矣

曰不韋

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李斯

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復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媮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蒙恬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

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媮合取容各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扁鵲

子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

刺客

專諸 豫讓 荊軻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

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王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子以左氏攷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劫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將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信小惠為不足恃唯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泗水

優孟

西門豹

太史公傳滑稽二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長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

太史公以齊威王事先楚莊今既正之然優孟語稱齊褚韓魏蓋戲國記事者粉澤之過耳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終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一

人君論

堯舜

堯之世洪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丞丞又不敢殺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治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為不切事情嗚呼殆哉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千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二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二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二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声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且視子女玉帛與蠶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覽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五伯

五伯桓文焉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各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由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郟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

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眾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

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顧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公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軼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立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九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
誠如文帝忍而不削灑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
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
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
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所以備
吳也於乎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矣

漢景帝

漢之賢君比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已克少恩無人
君之量其寶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
爭道帝怒以博為提殺之灑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
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晁
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違眾用之及七國反表盜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
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
正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
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
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
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曰之罪
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
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
可以為不恭儉者戒也

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
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
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
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關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大尉
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
難蚡曰特患方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
天子不救尚何所期帝出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
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
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

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丘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丘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弃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庚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乱昭帝

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有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留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恠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尤不識也其後雖聞父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瞞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真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声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

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詔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道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潛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克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升既至使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

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病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鷙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文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弄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天位徵王莽并篡奪之

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
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議者奪專以一身任天下其
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其故東漢之治
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申雖號稱
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
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
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虐則
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
之老也將立少王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
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
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
廣漢韓延壽惻然無憫但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
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

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
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
少竇太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
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
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蔽乃見
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官官黜清河王殺
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
復假官官以去之官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
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既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
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
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
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官官外戚官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
之嗚呼殆哉

蜀先主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矣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

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
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
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
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
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而從之義無不可
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且敗而
繼之以死志兩國之大計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
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
吳為失計矣哉

類編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一

類編增廣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二

人君論

吳大帝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任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
四夷幾喪其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酷
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元武帝之所得稱賢君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
知嗣子之暗弱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
禪而授政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二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
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大帝方其屬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
老也賢臣死亡略尺喜諸葛恪之勁悍越眾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
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
旣以喪其躬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
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
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勇智
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
暇帝王之勢尽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号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
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
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
義士憤惋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
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
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
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
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成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
羊擁護昭帝訖无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无主迎立昌邑昌邑不
令又援音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呂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
亦无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
將亡召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

汝與丞相從事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
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庾立旁禦魏吳
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无纖芥之隙此又
魏武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
甲終无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呂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
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
欺而已哉

晉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
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盖有不得已而行之者
矣得已而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乱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
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
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
平勃平勃皆賢議權任鈞故惠帝雖没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
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且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
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
復發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
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奔遠宗子
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
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薨
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
群臣卒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敗懷之小惠以為可以
消未然而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卒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
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
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呂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
有呂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
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
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
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

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
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
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
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握兵以救內
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了原董卓以除官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禍莫若重
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宋武帝

東漢之裴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
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
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
審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足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
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
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
其勢蓋與公異矣擁丘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
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

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誰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妲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志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五伯之功可冀碩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言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奔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之矣至其奔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

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以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以為君則君呂之名正故里克為弒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發而發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弒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稱莫尚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子而天亦不子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發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

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鎮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發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審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徑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審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為商臣之亂華審子之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嗚呼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發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此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矣蔡廓之言不孝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彼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傳謝三人必

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月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乘至乘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躰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予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之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

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帝繼之，江南佛事，前代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恃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繫不可濶，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烈；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滅君自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

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万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群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發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曰：時年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

畏乱故不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
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久恭儉節
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傅子至孫遭武氏之乱
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
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
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
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烝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祭孔子
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
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
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呂力爭不從僅而克
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夸當年高後世

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
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呂救之
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子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唐後必中微
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矣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
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
遲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
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
呂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豈聖雄
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
僕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宗尔於勣無憾今以事出之我死
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
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
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願命大呂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
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

以為難至於禮儀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勳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
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
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
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
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
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唐玄宗憲宗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
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償於朝
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三君皆善其始而
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
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危困之中
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
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說者諂佞也故既發皆不旋踵若

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
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幸旁無
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方紀嘗言宣饒部
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之忠言嘉謨
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桓
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
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
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增裴度李絳後用韋貫崔群雖未
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
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
息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
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於王鉷日以益甚至
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
裴度未及還朝而程昇皇甫鏞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
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昇鏞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

故度卒遂去而兵縛皆相不三年而既發於官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過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尺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編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二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三
人臣論

周公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謂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

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從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利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建莖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厄

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皆因地以制度狹多少之異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公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婦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嫡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婦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者莫若君君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

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閉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世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尔

知榮趙武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無所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榮後有趙武皆能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欒黶徒欲一戰以服楚者眾矣推知榮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敵楚而服鄭此則知

榮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借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戶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比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刃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隗囂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

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蒲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突之而囂與王允王捷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涉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未助於表表方宴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敵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而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云就哉

鄧禹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丘鈺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希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磐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祀高廟水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豈焉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因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龍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

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
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
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
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於身君子不為也
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媿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
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
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
變固獨與杜弼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
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遂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
立蒜而不克與如豺狼疾之如仇雖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
能固雖負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
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
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
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尔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
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
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
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
道路訕訕皆言侯覽曹節即公乘所王甫鄭勰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
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
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
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
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
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
謂賢哉

荀彧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

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策略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子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刃之志徐而竣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急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

曹公又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六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

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辨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乏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感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擇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厭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善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言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辟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汗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扭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誦下

用兵之難蓋有林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誦誦曰吳蜀雖蕞尔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力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比皆莫敢言謂能言之可謂不林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眾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置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取不若人林於外之患也

羊祜

羊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

無後夏憂晉厲公与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亦乘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乱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乱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齊童孳書殺齊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眾有亡國之憂晉人習於長江之嶮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濟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每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蒲朝而賈充苟勳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

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滅吳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也蓋嘗言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夫道以無為為躰而入於群有在仁而亦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

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指埋而徇然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惑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粲導其源阮藉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弃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知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

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
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
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
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
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
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偽要
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子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王導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
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眾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
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於為國之躰性本寬厚
容眾久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不能弥
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丞相之止王
敦雍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刀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
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

明既沒成帝幼弱便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後失人心蘇峻壘上歷陽為
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亂以大司農召之眾人皆知不可而
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卿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
亮不刃以速其變以隗亮為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為是耶使
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為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悉
將攻之子家驪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賊
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眾公問於晏嬰求
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一賈
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
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
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
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鉞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
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偏族大多龍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
事以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為先
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子之又據為卿以次已位鄭
乃少安及其父而政成矣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
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道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三忠
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為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述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
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難屢有變而
南兵不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
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從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
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夫司
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
取淮南自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自如
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
真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自矣

度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
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廬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當時子
事其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
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
將也然桓溫終以敗歸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
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
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豐毒
沉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又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將使若此
等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
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
散稍誅鋤叛換復進據誰然未嘗為深入計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輒就
破其眾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
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
其境逖毋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逖遣使通好且永互市逖不答其使
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乃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

直據其上遯快快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遯
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類編增廣穎濱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大化戊辰

